



再校七經雕題略

左氏傳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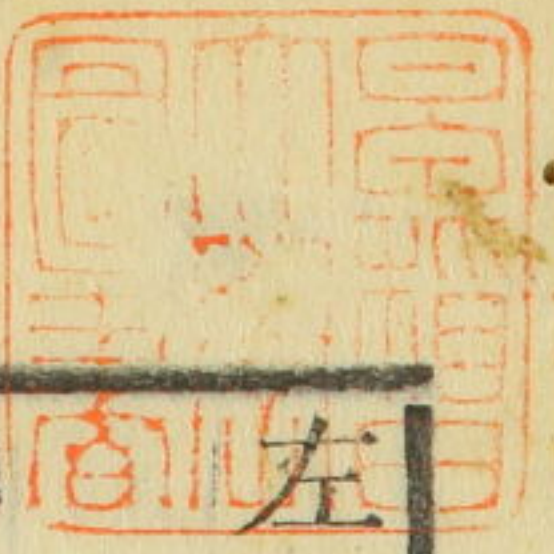
六
七
八
文
宣
成

仁12
2519
6-3



門口仁
號 2519
卷 6-3

左氏傳雕題略卷之六 據杜氏集解



文公置開卦開文氏極塔百制余隨其週五

元年使叔服來 叔服其字也非叔氏 中風歲開

穀也食子言合註食養生也 文伯先父死安得

奉祭祀 穀也食子言合註食養生也 文伯先父死安得

穀也豐下其謂頰輔肥大也非方面不赫其父以

閏三月 此閏三月者如今曆法若無可譏者但當

時曆法皆閏歲終而無是例故以為非禮也 春秋

此外唯昭二十年閏八月想亦為非禮也 禮記

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 歸餘於終 端謂節氣中

唯意學卷之六

謂中氣終謂歲終。今曆法凡月無中氣者爲閏。古曆法則不然，無中氣之月亦入常月之數，遞送數之置閏必於歲終是爲歸餘於終耳。古今法在歲內有一月前却而至來年正月齊同，無小差大數不悖，是非叵論。古人舉事皆不據月，必以節氣星次如分至啟閉水火出入是也。此云民不惑者，湊合之言耳，勿泥。餘冬序錄曰：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云：真臘每用中國十月爲正月，中國歲閏則彼亦置閏，但閏九月殊不可曉。余謂真臘正朔閏是用秦曆，當置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

爲後九月是也。漢紀表及史記自高祖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年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從書閏月達觀乃不曉，此可笑。齊東野語曰：杜征南長曆竊有疑焉，如隱公二年閏十二月五年七年亦皆閏十二月，猶是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如莊公二十年置閏，其後則二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皆以四歲一閏，僖公十二年閏至十七年方閏，二十五年閏至三十年方閏，羣以五歲一閏，如定公八年置閏，其後則十年以至十

二年十四年皆以二歲一閏失之愈疏矣閏之二
 年辛酉既閏僖之元年壬戌又閏僖之七年八年
 哀之十四年十五年皆以連歲置閏愈疏之甚至
 于襄之二十七年一歲之間頓置兩閏蓋日十一
 月辰在申司曆過也尤覺其謬殆不可曉
 效尤禍也 既尤彼而又效其所為是取禍之道也
 君子以為古 以其謀于陳為合於古道耳未論及
 陳謀之是非成敗也且非譏辭勿著失今禮解
 君之齒未也 謂年未甚高也言未定天子猶可也
 夫成王既有子而長矣不得日少註尚少不可曉

忍人也 未謂殘虐不仁也不主不義
 謚之日靈 加惡謚何論其歛未歛傳只記其事耳
 註鑿 公羊曰 靈者靈也 靈者靈也 靈者靈也
 為天子之至 合注以其為天子之時所居室內財
 物僕妾盡以與潘崇
 大風有隧 聽言則對 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隧只是往來之途非毀壞之謂言大風則有隧貪
 人則敗類謂人不如風也是反與 知其不能用
 故不問不敢言彼偶采聽我言則不得弗答之雖
 其答問之言亦誦之如醉以決知是不能用也

匪用其良謂弗聽用我之善謀悖即如醉矣
詩意本如是此非斷章者

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與楚比師不書
蓋外之也非命卿之故

作僖公主 劉炫曰杜据論語解廟主謬矣
大事于大廟 加大字者當時禮實有大小之別也

必非以逆祀故異其文
如齊納幣 按公羊傳曰譏喪娶也三年之內不圖

婚似得經旨左傳曰禮也然亦禮其新君修好娶
配也未言及喪紀終否也杜註牽強亦長歷之失

諸侯禮與士不同則士之六禮此弗論可也注

天子時已行昏禮是無明据不可從且先昏而後
納幣自古未之聞也杜豈謂納采為昏禮乎亦所

未聞
不登於明堂 以其屬 傳遜曰鄭玄以為明堂

在國之陽與宗廟別處孟子亦以明堂為王者之
堂非祖廟必矣 屬謂私屬之徒

聿脩厥德 聿歎辭
堪其事也 謂能幹會盟之事也註不得稱卿事

執孔達以說 蓋其初謀固如是也非因晉不聽而

然

皇 = 后帝 猶言皇帝也皇 = 美大之貌

問我諸姑 詩賦已然之夏也註願致問之願字當

削

凡君即位好舅甥 傳唯言國君新立宜修好娶配

也言及 = 喪紀也註謬甚若除凶之即位尤安

三年秦人伐晉 秦楚多稱人外之也不必晉恥

之故

兩螽于宋 記異也不必喜而告

帛如同盟士以王子虎比於同盟諸侯也非以文

公比僖公

以燕翼子 翼輔也

四年于時保之 之字指君主也此引詩斷章明言

敬主之謂也不當作福祿解

其政不得 爰究爰度謂政失道理也究度亦以為

憂恤之義耳

為賦湛露 不辭 承上文公與之宴而言公為賓

俞賦此也註謬 不辭謂不謝 愚不可及此不

當援作說既不切於事情却累文意

五年臯陶庭堅 羅泌曰六臯陶之後蓼庭堅之後

傳遜曰庭堅爲八凱之一必非臯陶。馬永卿曰若庭堅卽臯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耳德之不建卽指二賢之後滅亾也是爲有德不建德不建則民自失援不見憂恤信可哀。甯羸從之。劉炫曰甯羸逆旅主人非大夫。按晉語舍於逆旅甯羸氏劉說爲有據若是大夫則逆旅其職也恐不當擅離官次來去自在。商書曰沈漸剛克。國語荀子戴記諸書引洪範皆云商書不獨左氏也蓋後世簡編錯雜誤入周書耳說詳于尚書。

六年閏月不告朔。古曆法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書閏者不承上月此上雖無十二月而無閏十月之嫌傳則在十一月之次亦無嫌也不然閏在何月不可知矣。

辟刑獄。辟法也謂立之法制。樹之風聲。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陸負山曰謂樹立其風化聲教。傳遜曰話亦言也何訓之以善凡韵書皆訓爲善仍杜誤耳善之意實兼話言二字著之者必其善者耳。律度包量衡而言乃日用之切非爲治曆也律自律度自

度不相管夫所謂曆及度量衡本於鐘律者皆忘
說不足辨極謂窮限藝極猶言節度也是句況
言財用出入之節不特貢獻
求遭喪之禮陸負山曰謂其臨事過於周詳非以
聞晉侯疾故也

求而無之實難謂臨事艱於應酬也非難求之謂
難必抒矣抒紓舒古字通用服虔作舒緩也
我以其寵寵謂宜子之威靈下文人之寵是也
損怨益仇仇賈季也言雖殺孥以損我之怨而賈
季之仇於我則益深也舊說與下何以事夫子句

礙

閏月不告朔告朔即告月矣告以今日是某月之
朔也何須迂曲之解

七年徐伐莒在夷略辭例也蓋外之也秦楚且
然况徐國小夷在所益略縱令告辭之詳悉何益
註謬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藟亦葛屬非延蔓之義葛
藟之枝葉且能庇蔭其本根以喻公族輔佐公室
皆患穆嬴且畏偪偪亦以穆嬴而言非國人
有奪人之心破敵之膽使其驚愕失度也非戰心

之謂

詭人於國外謂為斯人而出
焉用之遂不見言如是而不能見於此將欲何
處而相見乎之字指上見字如舍此則外無可見
之地之意先蔑非正卿注外

戒之用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驚戒啟導人
以我仁惠休美之德也休與威對並在我而言所
謂威惠並行也不當以休屬於彼晉取地威也
其歸地休也欲缺之言暗伏此意引書止于勿
使壞其下九功之德以下卻缺釋書之辭不當據

古文尚書作解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並行者行九功之事也行而合
於宐謂之有德有禮也不當配屬三事來會
八年公壻池之封劉用熙曰楚地名有公壻谿見
定公五年此人蓋因地為名非晉壻也傳遜曰
其時止有公子公孫何嘗有公壻之稱且十七年
趙穿與公壻池為質于鄭穿亦公壻也何穿不稱
而池獨稱乎服虔曰致池之封致之於鄭也劉
炫同之傳遜曰傳以申與虎牢皆鄭地則還鄭
已明故不復言鄭况上年杜註已言為歸鄭衛田

張本而此不言鄭其誤自見豈有使鄭歸人之侵地而不以已之所侵于鄭者歸之乎漢世漢景帝十年沿漢沂江子西蓋既為商公居商而自商如鄂也其歲月雖不可知而決非始封之時其如鄂不預請故見疑作亂而懼也乃不陳如鄂本意而以歸死為言耳註不敢之商縣似以為始封時夏人恐舛

次于厥貉是將以伐宋也則宋公縱令來會亦宜不在次列况下文逆而聽命則不列于厥貉必矣注宋鄭執卑舛且受役於司馬是孟諸之事矣難

以解厥貉之禮經不列陳鄭豈別有故邪將經傳有不合也

宋公為右孟。左右二孟並陳列于楚人之左故左司馬二人各掌一孟而右司馬一人掌楚師也非兩孟挾楚師不然左司馬無畏惡得繩右孟宋公母縱詭隨。詩傳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忘隨人也謹斂束之意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

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將御右之外別一人乘者謂之駟乘又有駟乘義與此相類駟四也駟三也謂是人充三充四也非四人共車之謂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埋首以旌其功耳註鑿
皇父之二子死焉馬融曰皇父之二子從父在軍
十為敵所殺二子死故得勝之

齊襄公之二年陸負山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
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並記
於惠公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
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杜因
不有是說失之不考

十二年邾伯來奔書邾伯必是邾君矣非大子
傳以為大子者非是蓋經傳異其傳者不可以釋

經設朱儒在國即位未踰年唯當稱子而已安
得稱伯况大子未為君者乎縱令魯以諸侯待之
亦交際之儀而已不能以爵加之傳采異聞而牽
合於經文不得回護作說

諸絕叔姬言非女也禮稱女子許嫁而笄叔

姬既嫁而見出安有未笄之理哉且正月見絕而
二月死其不書大歸無足怪矣杜未笄之說無徵
又按杜譜曰不知此叔姬是何公之女然則年紀
亦未可知也非女者謂非處子也可知其既嫁
矣蓋叔姬適杞與杞公不相中而見出也其不相

中豈以姝寵而妬媚與夫歸不書豈以昏不絕與先君之敝器也圭璋皆前代相傳之器故稱先君之器何干告廟不賦也

獲一卿矣其趙穿非卿也然穿賚寵於晉國秦若獲之與獲軍帥均功也未

皆未慙也亦慙勉強也謂未強力酣戰

十三年邾子蘧蔭卒於劉炫曰蘧蔭僖元年與魯盟于牽杜謬而曰不

贈之以策大傳遜曰使之策馬以歸示已既知其情也

其處者為劉氏孔疏是一句恐漢人攙入以媚於世者

命在養民此命字指天命也邾子意謂吾以養民為職是天之所命也若夫死生不足為命故曰死之長短時也

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朱傳分四章控于大邦句請在第四章襄十九年穆叔賦載馳之四章杜直以控于大邦為四章得之此註四章以下云者沿舊王本之謬以誣左氏也不可從

十四年貸於公有司謂公之有司則所貸皆國財

矣非兩件

王叛王孫蘇平王室而復之。王初嘗右王孫蘇

故曰叛復謂使復其位

請葬弗許章王荊石曰請歸葬於魯地非以卿禮葬

也

為蕭封人蕭蓋宋封疆之地非附庸之臣

曰夫已氏已語辭非戊已之已左氏引詩彼其之

子作彼已之子即是

十五年惠叔猶毀以為請猶字緊接毀字而不貫

其下毀是初喪之事惠叔傷父喪無歸雖期年而

猶毀也

兄弟讀致美救乏句賀善弔災句祭敬喪哀勿兄

弟致美作句

以上軍下代蔡下軍別有師而聽命于上軍故曰

以也非兼師

獲大城焉曰入之大城謂國都也非別邑是師也

雖未舉國都而以城下之盟觀之蓋師入都城而

後講和也既獲之而不有曰入若楚入陳是也即

傳例之正格此比擬而言

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書曰四則四箇月之外復

視朔可知矣公羊及解論語者皆以為告朔廢於
文公不亦誣乎其疾一再不視朔不足書也今乃
四箇月則不可以不書也非特舉明非詐之謂
凡君季年之疾不視朔雖經幾箇月不須書也以
其不須書與一再之不足書則十二公豈必有可
書者哉注謬

傳百濮乃罷濮夷多種別故曰百濮也如百越之
百百濮之罷應上文意自明不當作別解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以往猶言以外也同食
謂衆共食之以見其無齋糧也非無異饌之謂

先君蚡冒不据史記世家蚡冒是武王之兄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來音如字服虔曰鹿得美草

啣三相呼困迫不復擇善音急之至矣按莊子

獸死不擇音郭註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

聲走險走險以起待於儵句非謂從楚銜而走

險合註我亦如鹿之疾走而趨于險欲一鬪以死

不暇擇音而鳴不音史野獸不避言然則

傳十八年子卒立而未踰年是未成君矣稱子固

其所傳所謂諱者卒之而不殺也非謂稱子之義

注謬

使職駟乘 戎車曰右乘車曰駟乘其義一也既見于十一年 駟者卒之而不駟也非謂駟之葬埋之馬矢之中 殺子惡諱而卒之則殺惠伯不書諱之也必矣註乃言史畏仲不敢書然則仲尼筆削之時何不追書之是等皆杜之臆斷已殊無所据 大歸也不大歸者謂歸而不復來也所以別歸寧出嫁矣不係於罪之有無 以其寶玉來奔 方來而即出是不足書也不係於見公與否矣且其見否未可知註鑿

作誓命 在九刑 盜器為姦以上四句是誓命之語矣主藏以下是行父之辭言主藏賴姦在九刑之典以為不赦吾不敢遺妄也誓命與九刑自別不度於善 度如字謂其度不合於善也 內乎外成 畿內為內畿外為外夷狄不與焉 謂之渾敦 元愷四凶皆其族之號非一入注於二凶一三分說驩兜共工鯀以合於尚書鑿已且饗 饗不論三苗獨何哉蓋是等當時流俗之語不可信據者不必比較於尚書可也 服讒蒐慝 合註蒐索也索人隱事以誣罔盛德之

聚歛積實不實充之也

謂之饗饗三饗字從食亦貪食也乃與饗一類非貪

財

投諸四裔 裔衣裾也故謂邊疆為裔

納于百揆 賓于四門 百揆百官也史記曰徧入

不百官百官時序 賓擯也

此等命亦大既... 宣公... 元年趙盾帥師救陳... 雖并救宋非師之名也故經唯稱救陳也非闕文...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承上文也若... 以不稱公子為尊夫人則上文公子遂如齊逆女... 傳何日尊君命也蓋尊夫人云者不係公子之有... 亾也

左傳雕題略卷之七 据杜氏集解

宣公

元年趙盾帥師救陳 晉聞楚侵陳故興師救之

雖并救宋非師之名也故經唯稱救陳也非闕文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承上文也若

以不稱公子為尊夫人則上文公子遂如齊逆女

傳何日尊君命也蓋尊夫人云者不係公子之有

亾也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會以定位只是當時之利害

已於禮干涉於春秋書法尤無所係其篡立者既

享國而後臣子殺之則為弑固其宜也非列會之
故其有討賊之義者則雖列會不以為弑是春秋
之列也杜謬

不競於楚 競與人爭前之義

二年昭果毅以聽之 合注聽敬從也

人之無良 國風小雅皆有此句此引唯取無良一

句也不可帶其下句作解

文馬百駟 立光庭日文馬二之毛色有文采者為

可愛重若盡馬為文是常馬耳何足貴乎

既合而來奔 合答古字通

睥其目 睥其腹 于思 睥出目貌 睥大腹貌

于語辭思偲同多鬚之貌 註鬚字蓋傳寫之謬

彫牆 彫雕同刻縷也非采畫

為之簞食與肉 為去聲 林註以食與肉置諸簞

筥

問其名居 問其姓名與居處也

越竟乃免 言若越竟而後反縱使不討賊亦可免

弑逆之首君也而罪歸于趙穿矣非謂越竟則可

以不討賊

其庶子為公行 公行掌從衛之官不必兵戎之時

又與掌路車者不同

旄車之族 趙盾本卿適而以公族讓括則宜為餘子何用夏下一等為公行哉可知旄車非公行矣詩汾沮洳並稱公路公行公族可見公路是餘子之官而以餘子為之故亦稱餘子耳非官名 公路掌公之路車者則旄車是公路中之一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陸貞山曰謂將領其族人非官屬也 傳遜曰以適子為宗 宐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

三年不郊而望皆非禮也 傳以不郊為非禮是以

郊為魯之常祀故也此流俗之謬說已詳于傳三

十一年杜氏傳會于傳文皆不可從

成王定鼎于郊 鄆 遷鼎在成王之世定即遷也若

武王之時未卜洛邑註補武王遷之一句者蓋據

桓二年有武王克殷遷九鼎之語也然自乖事實

此不得援添蛇足

以是為而子公入服媚之如是 傳遜曰以蘭之秀

美付畀之耳而必曰名斯固矣 如是定之 辭

非希望之 姑吉人也 姑字從吉從女 亦人也故曰姑吉人

也是字釋矣非指后稷之妃
列蘭而卒之時既列蘭矣而穆公卒也林註有謬解
故詳焉

四年書曰鄭公子歸生權不足也蓋子家秉政
而班在子公上也故首惡歸焉

仁而不武無能達也達終成之義不武則其仁不
成也

稱君無道也稱臣之罪也稱君唯謂書君
名而已未論及稱國與稱臣也稱臣亦唯謂書
弑者之名而已未論及稱君與不稱也是文相對

而義各有當也注偏枯不可從又改殺稱弑三句
不可曉歸生弑夷是臣有罪而君亦無道也

汰斬及鼓跗貫笠鞞合注汰矢激過也按昭

二十六年繇胸汰斬杜曰汰矢激蓋矢抄斬因激
而過也及猶與也兵車無蓋故頭上戴笠以遮
風日也非使人執之也笠弓之所湊謂之鞞猶車
輪之鞞也故名焉耳杜乃言執笠依鞞而立嗚呼
窮哉解乎

五年書曰逆叔姬凡傳稱書曰者及發凡例皆就
春秋成文作說耳左氏作傳之時因不能辨舊文

與筆削也杜氏喜論新舊皆出於臆度不可從他
並倣此

冬來反馬也 傳直釋經文耳不為示譏而發焉

六年使疾其民 盈其貫 可殪也 殪戎殷

疾謂疲弊困窮 傳遜曰以繩穿物謂之貫言其

惡之多如物之滿於貫也韓非子曰恐其以我滿

貫亦此意 劉炫曰秦誓商罪貫盈言紂之為惡

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 殪斃也當訓仆

戎大也書傳曰殪滅大殷

八年萬入去籥 正義萬是舞之大名 隱五年註

吾萬舞也

伐舒蓼滅之 舒蓼即衆舒之一正義引釋例以舒

蓼為一國得之但以此註為誤寫則匪護矣

九年晉侯黑臀 正義黑臀以宣二年始立註四

與文同盟必是後寫之誤

王使來徵聘 蓋徵者來諭旨非使人行禮之比

故不書也

東其相服 東如東甲之東謂中服之也非懷

且聞不令 聞去聲謂聲聞

十年王季子來聘 王子而第居季字季故稱王

季子耳是義例蓋因當時稱號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齊侯立未踰年是未成君矣未

來宜稱君命以使也經直因辭命為文而譏自在其

中也葬既葬成君之謂

十一年丁亥楚子入陳丁亥蓋楚子入陳都之日

實在師殺徵舒之後也注殺入前後不可從

傳入在殺之前者是師入也與經文稍不同

傳平板幹略基趾縱曰幹橫曰楨不可相混

略經略也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小入所謂猶

言小人之諺也中間不當句還之是則足補取

之罪也則雖初取之無可非也

十二年同盟于清丘華椒元無可譏也然晉衛

既稱人則宋焉得獨稱名註過刻失實

巷出車守陴者皆哭示將去國也彼之見遷

與吾之出奔皆在其中不可偏說守陴之哭感

動自哭耳非為告楚

三月克之經歷三月也六七十日亦可稱三月不

必九十日

夷於九縣正義楚滅諸國見於傳者申息鄆橫弦

黃夔江六蓼庸凡十一國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國多矣不知何以言九傳遜曰楚滅國雖十一或以二小國併為一縣亦不可知若必滅一國為一縣楚亦固矣國設縣豈無分併於其間乎時楚有九縣願得比之自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豈復追記滅國乎

勦民觀釁而動 勦殺也 釁間隙也

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 傳遜曰楚五分其軍為前後左右與中而使之各有所任耳杜謬 注引南轅乘轅泥甚 茅疑旌旗之名

象物而動 合注物即旌旗之物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旗物而後無妄動也

老有加惠 優老者比之壯者有所加益也非全不計勞

兼弱攻昧 攻疑者之譎者致也謂取之非致討之謂

撫弱者昧 合註撫兼之誤 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句否臧且律竭也 合註將

帥之資于法律者能使其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頒成而臧也不臧則律且竭而敗矣

不行之謂臨 居高向下謂之臨 之為卦後高而前下是不可行矣故曰不行之謂臨也是特論臨之名義耳勿挾負卦說又不可偏以澤解蓋臨之義就全卦象見之

事之不捷 捷克也與下文不捷參之肉意同

聽而無上 陸負山曰同括有言在楚師北轅之後

此時未也且伍參獨言先穀不仁何嘗及二子乎

蓋謂林父將令不行軍衆稟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

廣有一卒 偏之兩 傳遜曰廣兵車之名楚王即

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分為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車之半耳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為承副則逸多勞少自精專無廢事矣 五十人為偏者謂卒之半隊也二十五人為兩者謂偏之二分也故不單言兩而必言偏之兩耳成七年舍偏兩之一當參

考又

不能文 出入此行 是句暗伏頗能武之意矣婉

辭 行途也

豈敢辱侯人 侯人謂伺候執役之賤者即使人之

從者矣是不敢斥使人之辭非斥侯
 遷大國之迹於鄭 迹足跡也謂逐出在鄭之楚師
 左射以散 邦俗簾矢有上差中差凡鏃之釵者板
 者及響箭皆與常矢異制所以有上中差之別散
 蓋是也
 見六麋射一麋 六麋取一亦只記載之辭耳非有
 貶意且多殺獸何益適有亾矢之失而已註謬
 楚人乘我 林注楚人卒然進兵乘我不備
 敢藉君靈 藉承藉之藉是倚杖之意非假借
 殿其卒而退 傳遜曰士會自以其身為上軍之殿

耳

或以廣隊 隊墜同陷也與下文出字相應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詩傳曰肆陳也益求懿美之
 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 詩傳繹尋繹也 徂者我
 之徂也非使彼歸于我
 無忘其章 章文章也謂功業昭著可觀者非篇章
 取其鯨鯢 鯨鯢大魚也故以喻首惡巨魁耳不必
 以吞食小國
 將以分鄭 謀以楚兵威分鄭為二國其半仍屬舊

君半別為一國以魚臣為之君也非以半與楚又
上文入楚師謂造于楚軍中也正義有謬解故詳
焉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離因亂而流離也言亂離之
禍何所歸哉下承以歸於怙亂者歸字相呼應如
問答之語爰當作奚
如有憂而喜乎是句設難詰問也注欠二分曉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是二句連上文皆無社之語
言有茅經於井上而哭于中者則我也請子目而
拯之也

號而出之。號叫呼也叔展號之也與上文哭字自
別其命。命謂國將亡天命矣
十三年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惡之來猶言禍之至
也已取謂由我速之也非滅族而後為惡
我則為政句而亢大國之討以亢抗同大國指晉而
言
十四年屨及於室皇下文接以劍及於寢門之外
則知室皇與寢門異矣蓋是內門之名耳
庭實旅百 劉炫曰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杜云諸
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此聘而獻物亦實百品于

庭非謂主人也

采章嘉淑

加貨曰又曰采章謂玄纁璣組羽毛齒

革充衣服旌旗之飾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

賂之多皆實所獻仲孫勸君行聘惟常論聘之義

深不宜言主之禮備

十五年登子反之牀

析骸以爨傳遜曰杜以兵

法曲解非也析伐也橫斷之亦曰析不必豎破

十之

申固其命

命謂國統即天命矣

以略狄土。略巡封疆也隱五年吾將略地註云略

摠攝巡行之名

陳錫載周

載周即造周邦也非載行周道之謂

經十六年宣榭火

爾雅曰無室曰榭又曰閣謂之

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上有屋謂之榭

傳王享有體薦

折俎體謂手足也物雖半解而

手足完而不折故曰體薦也註失字義折俎即

殺烝矣謂折體之俎也注示其儉示慈惠皆附

會當削

十七年婦人笑於房謂卻克之跛杜据穀梁而言然

左氏所不言不必講

易者實多不易謂不以類也喜於不可喜怒於不可

怒是也非遷怒之謂也君子如社詩傳社猶喜也社好之也故下文承

以君子之喜怒喜字貼社字

經 十八年歸父還自晉不書族者承上文也

傳 自虐其君曰弑註解弑戕字義皆鑿不可從夫

非一朝一夕者文言本弑逆者之心而論焉耳豈

字義乎哉

以失大援 襄仲殺子惡即失齊之援矣不當帶晉

楚說

復命於介。傳所受於晉命于于介也蓋壇上成禮

如復命于其君者也故下文曰既復命祖髮也若

介之反命自在其後

然子病矣 猶言雖然子則實病也是稟端之語既語已之勞以勉卻克更言此以恕之也注不曉何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是語無可非也杜以不知戎禮譏之何也

寢於輶中 釋文輶卧車也 辟女子 乃奔 釋文辟音避註皆同 奔謂走去

蓋還家也不止辟君 紀甝玉磬 傅遜曰甝言紀而不言玉則非玉可知

周禮有甝人本瓦器考古博古二圖所載甝皆銅

器古人器自有所以為重者不皆玉也玉磬自應齊物非紀也

無乃非德類乎 晉令以不孝則諸侯將以不孝應焉彼此皆不孝矣豈可謂德類哉文意只如此註

迂曲 物土之宜 陸負山曰物相也蓋云相土之所宜使

之或南或東也 畏君之震 震威也 敝邑之幸 與况其不幸

丘光庭曰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况不幸而敗不敢不服

○劉炫林堯叟

皆同之

群臣帥賦與興衆也

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皆受一命之服蓋魯

侯始賜之也賜服即錫命矣猶後世承制封拜之

類耳注嘗受王先路之賜謬諸大夫不可言皆

嘗受王之一命杜說至此而窮矣故曰皆魯侯賜

可以見前說之謬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于蒲

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皆受

一命之服可參考趙子常曰禮樂之自諸侯出

久矣杜說泥矣

用蜃炭翰檜正義炭亦灰之類雖灰亦得稱炭

翰檜制不可知註旁飾上飾似杜撰

生則縱其惑惑不止殺母弟一事

矢子蠻矢只是矢札短命之義若殺與無後非此

文所干子蠻蓋夏姬之前夫雖無所考恐非兄

靈公

盡室以行室謂家人及財賄

商兆民離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余雖欲於鞏伯是慰鞏朔之辭言欲善待鞏伯也

非欲於獻物

委於三吏三吏蓋受獻官司有三等也辟如司徒
 受倅民司馬受車馬工正受器械之類是也非三
 年宋公衛侯二君既立踰年稱爵禮也注舛
 雖遇執事此執事亦不敢斥王之辭其實非指將
 帥
 討赤狄之餘劉炫曰廡咎如之國卽是赤狄之餘
 次國之上卿傳文明言大國次國小國可見以地
 甲之大小而不主爵之尊卑矣周家封國畿外公者

唯祀宋二國矣注以公國大於侯者出於無簪且
 臧孫欲以晉衛大小定其班也故引古制明之也
 設據古制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子男爲小國然
 此引古制唯取大小之準而不計五等之尊卑
 按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又曰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是大小
 之名因地之廣狹也明矣
 寡君未之敢任意謂已將任之也婦人之笑卻克
 實怒之而兵由此起晉侯初不甚怒也故此行當
 致謝於卻克不須謝於晉侯云爾是辱之二辭

經 四年城鄆 案傳成公秋欲叛晉聽季文之言乃止然則冬城鄆必非欲叛晉之故矣註恐舛

傳 命不易哉 詩傳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矣

楚雖大非吾族 傳遜曰此以夷狄待楚非關姓也

若齊桓公亦異姓 嬰之意謂守禮正家則吾不

五年人各有能有能 伯宗辟重 辟傳 辟避也然上音關下音俛

伯宗辟重 辟傳 辟避也然上音關下音俛

國主山川 以山川之神為國之主神也

傳 六年立武宮 武宮以告武功之宮也宣十二年

楚子不築武軍為京觀而作先君宮告成事是也

此立武宮而已矣無武軍之文杜何以知別築武

軍也可謂杜撰 紀武功故稱武宮也此與武軍

之武同杜又以為武公宮何所據哉 武宮主紀

武功示子孫非藏主之廟豈容作一公之宮哉

傳 不可以立武 立武猶言表武也與立武宮意自

別

土薄水淺 土薄即水淺矣非兩事水之淺深以地

下之度而言土之厚薄以水上之度而言

其惡易覲 重脰 陸負山曰此惡字與汾澮流惡

必作人也不取
 聲伯如莒逆也 雖私事出竟則書不必因聘
 華元來聘 = 共姬也 兩聘字不同上聘行聘禮也
 下聘請婚也是時未用幣
 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 陸負山曰以狡焉
 連下為一句
 或思或縱 陸負山曰有思啟封疆者有縱弛而不
 設備者故得并兼以成大國
 事無二成 謂一成不可變也非公私之謂
 不得事君 是論事體也意謂魯不會是魯背晉也

婉辭爾非欲絕

九年晉人執鄭伯 稱晉人鄭有罪也註鑿

城中丘 注閏月是長曆之謬且煩瑣不足辨

先君猶有望 謂屬望也

稱大子抑無私也 無私謂不阿黨溢美也是稱大

子之辭無私也故下抑字非以稱大子為無私

雖有姬姜無弃蕉萃 姬姜齊族之女然亦以語美

女也蕉萃與憔悴同謂衰醜也

十年攻之不可 林註攻熨灸也

非其人猶不可 陸負山曰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

効忠不見信于君適以自害耳
 十一年不以妾為媼媼之稱自非從嫁皆是假
 借矣謂吾媼者吾謂之媼故長婦謂稚婦為媼稚
 婦謂長婦為媼或長婦稚婦相謂年大者為媼年
 小者為媼非總迭相謂為媼
 吾不能死也 不能字人之孤 孝叔是畏聲伯非
 畏卻孳 字育也

十二年討不庭 不庭只是畔違不相朝會者宜指
 霸 = 主之庭不當作王庭襄十六年傳同討不庭
 注凡諸侯朝聘皆成禮於庭中故欲同討不來庭

服者

享以訓其儉 享主禮讓若飲食足以講禮而已矣
 不厚其味故稱其儉耳不必以不飲不食作解

公侯于城 此引詩言諸侯以武夫為城郭扞蔽其
 民人也

公侯腹心 陸負山曰所引二詩分屬治亂此上文
 日及其亂也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即
 繼之以此詩則所謂公侯腹心者非治世之美詞
 矣古人引詩大率斷章取義杜亦嘗謂春秋傳引
 詩不與今說詩者同此註謬

吾死無日也夫言食言負盟則范文子不能獨守信故云死無日也謂受神之罰

十三年使卻錡乞師公不言徵而言乞魯人記之故也

傳民受天地之中山劉子蓋言人受天地中間之氣而參于三才自然不能無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乃是所以保定其所受之命也命但以稟受及壽夭而言未嘗說及性理也後儒主張此語太過不勝其附會故詳焉

跋履山川。跋履猶踐履也夫草行為跋是對水行

為涉而言杜乃以解此文非也

諸侯疾之時無諸侯而稱諸侯文致也必以從師者而言凡此前後多矯誣失實者何必迂回作說

穆為不弔不弔猶不恤也不若不孝不仁之不東道之不通謂東諸侯之與秦不相交林註秦

不通道于東方諸侯則是秦康公自絕晉好所以不通

白狄我昏姻也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狄也故及難重耳奔狄是季隗之前已有昏

姻也季隗赤狄之種也非白狄是狄獲而納之豈

白狄我昏姻也

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皆狄也故及難重耳奔狄是季隗之前已有昏姻也季隗赤狄之種也非白狄是狄獲而納之豈

足為昏姻哉註謬 又按重耳母家之狄其赤白
未可知也註定為白狄恐臆斷耳按孔疏未必晉
於白狄別無昏姻是矣

十四年苦成家其亾乎 苦成家猶言苦成氏也

兕觥其觶 彼交匪傲 詩傳觶角上曲貌旨美也

思語詞也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

而福反來求我也 觥觥同毛詩作觥又周南酌

彼兕觥豳風稱彼兕觥並不見罰爵之意杜據周

禮以為罰爵非也 此引詩取義在後二句

舍族尊夫人也 僑如舍族蓋承上文也非舍族也

此傳似失經旨說已見于宣元年

婉而成章盡而不汙 章是文章之章非篇章汙二

下鄙猥也。合注或婉曲以示頌而文秩乎其成

章或盡其事而悉書之而實粹乎其無汙 按註

汙曲是讀為迂也非

十五年華元出奔晉 据傳文華元將奔晉至河

乃還則經不當書奔晉及自晉歸是經傳不相合

者註回護夏撰出告辭不可從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會吳于鍾離 合注其會又

會者大夫自相為會然後與吳會也

傳猶有戍在 向戍蓋別與華元有親也可以免耳
非以其賢

十六年子罕伐宋 傳文固不謹嚴侵伐相通而言
何嫌於異文註泥

德刑詳義 正義詳者祥也古字同耳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 生厚以衣食而言用

利以財貨器械而言 用利謂民之財用之利是
與生厚德正 是九功之三事矣雖不泥說而訓

詰則當一文七年卻缺之語當參考
致死以補其闕 陸負山曰闕謂軍國之事有所闕

乏

皆聚於中軍 聚中軍張幕徹幕甚踳皆乘皆下並
是叙事矣非問辭唯聘而左右何也及戰乎二語
為王之間辭而已林註有謬解故詳焉

皆曰國士在 服虔曰賁皇州犁皆言曰晉楚云
州犁言晉強賁皇言楚強故云皆曰也 下文云

楚之貝 即國士矣
南國蹙 射其元王 中厥目 是三句繇辭蹙目

諧韻除此之外乃為卜者之辭 元大也元王猶
言巨帥也 復卦無離象而杜主張離義者因南

國滅而附會焉及起子推陰等皆不及從

以其族夾公行劉炫曰族者屬也以中軍夾公耳

公行親軍名

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救陷車右之任也他人

為之是侵官也元帥自有大任捨而與他事是失

官也註御字失當

潘尪之黨尪之二字疑衍正義一本之黨間有子

字亦通

姬姓日也日月並因王象而言

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以軍事不得拜之故肅也非

以不得答之故肅如揖手未嘗至地

謀輅之無謀謂遊軍輕兵掌弁侯者非間謀

我不如子是讓能也不必以親御作解

展車馬合註展閱也

憂猶未弭謂國多禍難民心未定厲公篡奪之類

皆是不可獨指欲從子臧

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服虔曰豹先在齊矣此時

從國佐在師聲伯令人就齊師使豹不忘宗國

聞白國佐為魯請逆昭四年傳豹出宿庚宗適

齊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饋之則似豹在齊多

年而僑如始往。傳遜曰：此必先奔無疑。傳逸之耳。食使者而後食，使者是聲伯所遣之使者也。非介上文師逆，以至謂使者以逆師至也。是叙事非戒辭。蓋聲伯為食於郊，而與使者約以不食而待也。及使者以逆師還，則不食既四日矣。如約於是先食使者而後自食也。注皆謬。

匡而為讎。謂魯國滅匡為齊楚之有奉君命無私。傳遜曰：是三句詞雖異而意實一也。總以形容聲伯之忠耳。何用分折且四日不食之

事范文子庸有朱知，只據其力辭邑以請季孫，其意甚明。

召叔孫豹。是蓋此年之夏矣。豹先在齊多年，說已見前。

經十七年辛丑用郊。公穀二傳並信用者，不互用也。

傳與婦人蒙衣。陸負山曰：蒙衣者為婦人服，以自蒙冒也。蒙衣偽婦人蓋頭之類耳。當時蓋亦有此服也。士昏禮加景注：景之制如明衣，加之以行道御塵。北齊納后禮有加幪去幪，景同蓋頭之從。

來尚矣

抽弋結衽士曰襟端也

逃威也威君威也言吾非怯情不能抗也畏君命

之威也是以逃而不抗矣蓋不欲抗君命又不甘

心於小人所刃欲歸而從容就死也故逃耳

吾能違兵違兵避兵難也謂無所與焉

十八年辛巳朝于武宮服虔本辛巳作辛未是盟

之明日也似勝

有兄而無慧無慧不聰慧也即癡矣不辨菽麥是

大癡耳未可以白癡解焉

齊為慶氏之難故句

林註故字當屬上句

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內宮齊侯燕居之

宮內寢之屬矣朝謂其前堂也是與夫人之宮自

別註混為一非也又解師逃為伏兵亦謬蓋萃免

既殺國佐懼國氏為害也乃以其所帥師遁入于

夫人之宮也以誌其懼之甚耳

共儉孝弟知義時使親以聽命知禮

並謂教成之效也若云訓使云則失語氣並

自作句不屬上文

事晉何為林為去聲言所以事晉者非為患難見憂

事恤乎林註宋之事晉果為何事晉必憂恤宋之患難

自宋始矣言今將始於宋以成霸業也諸解以為共稱文公者非

夫人之宮也以其歸文書其

宮內與之佩與辨其前堂也長與夫人之宮自

內宮之民也

